

两代人丛书

琢玉记

我与妈妈的「战争」

叶广芩 著

顾大玉

两代人丛书

琢玉记

ZHUO

我与妈妈的「战争」

WOYUMAMADEZHANZHENG



著 叶广芩 与 顾大玉
母 女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两 代 人 丛 书

Z H U O Y U J I

琢玉记

我与妈妈的“战争”

著 | 叶广苓 与 顾大玉

母 女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琢玉记 我与妈妈的“战争” 叶广苓,顾大玉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1
(两代人丛书)
ISBN 7-02-003373-3
I. 琢… II. ①叶…②顾… III. 纪实随笔-中国-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9138 号

责任编辑:胡玉萍
责任校对:杨文玉
责任印制:张文芳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宏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112 千字 开本 850×1092 毫米 1/32 印张 5.75 插页 3

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1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定价 10.00 元



亲亲密密的母女俩。
(1998年于日本广岛)

序

曹文轩

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出版一套“两代人”丛书，这无疑是个好创意。在“约稿信”中，编者已侃侃而谈了一连串有关这套丛书的意义，自然也全都在道理上。

大概自有人类历史以来，处于任何一个时段上的两代人，都不是很和谐的。一代人生下了一代人，本想使下一代人成为自己的扩大与延伸；但事实上，当下一代人一旦有了经验、有了思想、有了独立辨析的能力时，则开始逆反、背离，甚至是对抗。这令人困惑、不可思议甚至令人恼怒与绝望的下一代人，总不肯安于上一代人温暖的羽翼之下，总不肯顺上一代人的心思去言语和行动。对立会因为一个具体家庭双方的理解能力、教养状况的不同而会程度不同，但对立却几乎是绝对的。理智的双方希望用对话来消除横亘在他们中间的无形的、不知名的

隔阂,但许多时候,双方都发现,他们只是在独语,谁都没有能够做到尽可能地聆听对方言语的表层意思以及深层含义,悉心揣摩对方的真正心思,而只顾各说各的,看似对话,其实还是没有对象的独语。

于是,双方都觉得委屈、寂寞与孤独,甚至各自会感到悲伤——悲伤到流泪。

回头看看历史,看看周围的世界,这两代人的“不和”以及如何调和以至和谐,是随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而会持有不同的态度与处理方式的。专制时代,永远是上一代人的时代——上一代人根本就不会有对话意识,有的只是独语——绝对的独语;并且认定,这份独语是天下惟一的言说,作为他的“骨血”,下一代人只有聆听与服从。最让上一代可心的是下一代人能够对他的独语发出柔和而充满敬意的和声。这样的时代终于在许多民族与国家那里被唾弃了,社会在强化一个道理:下一代人必然要走出上一代人的影子,而且肯定是合乎社会发展逻辑的。“一代不如一代”的想法一点一点地被打压了下去,社会在尽可能地提醒和规劝人们应当充分理解下一代人。这种氛围既久,下一代人倒经常被以各种言辞赞颂了:你们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专制时代的态度,肯定不可取。然而,这文明时代的上一代人的没完没了的自责、忏悔,似乎也存有一个度的问题。其实,两代人的“不和”,无非是因为世界的变化使价值观发生了变化,而价值观虽然总的来说是进化的,但在许多情况之下,双方所执的,也都是合理的。为了求得

一个和谐,一个圆满,上一代人惟恐自己不够理解,生怕自己是落伍的,一味地反思自己,一味地去迁就下一代人,大概也未必是妥当的。现代学说,强调两代人应是互为教育,这一点作为原则是确切的。但上一代人所承担的教育下一代人的义务,可能还是要应该多一些。从一般意义上说,上一代人是教育者,下一代人是被教育者,大概也还是说得通的。比如,一个孩子,若按人的天性,是不会勤劳的——人的天性是懒惰的,而此时,父母就必须教导他,并告诉他一些诸如“勤劳是美德”、“奋斗才有生命的快意”之类的道理。平等,只应从人权意义上讲。

这些年来,我们似乎将两代人的“不和”渲染得太重了一些。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独语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总会有一次让双方感到温馨、欣慰甚至激动的对话——几乎分不出彼此的对话,不是双方的退让,而是各自找到了共同的话语。其情形犹如乌云压城,随着一阵风暴,将会有倾盆大雨,大雨过后,会有一片万里无云、朗日高照的天穹。此时,不是各自身份的淡化——淡化到仅仅成为朋友,而是恰恰相反,父亲就是父亲,儿子就是儿子,两者都是正常社会的合理角色,都有一个守着自己本分的责任。

紧张之后的松弛,反而刺激了一个家庭的和谐——终于达到圆满状态的和谐。

父辈的亲切与威严,子辈的淘气、谦恭与懂事,所有这一切,使一个家庭保持了一种有质量的和谐。

我们在谈论代际问题时，往往还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尽管双方在思想观念、价值观念乃至行为方式上处于对立——有时对立到刀光剑影的地步，但却抹不去一份人伦亲情。有人伦亲情在那里牢不可破地垫底，那份和谐终于还是成为永恒。看了这“两代人”丛书的一些文字，我更多地感受到的是一种让人感动的两代之情——淡淡的，却是深深的，伤感的，却是让人欣慰的与日月同在的一份亲情。因这份亲情，似乎永久的冷漠会在顷刻随风而逝。双方会忘记一切不愉快的记忆，剩下的只有一番心的感动与眼的潮湿。而更多的情况是，因这份亲情，使得思想再对立的双方，也能始终保持“一团和气”；双方都以一番嬉笑的心态去看对方的言行，与己格格不入的东西，反而成了家庭幽默的滚滚不息的资源，双方的不分长幼的善意调侃，使家庭总有一番放肆的或故意绷着脸的快意。

真正的，上一代的精神成了下一代的财富；真正的，下一代的精神，使上一代的精神保持住了鲜活。

两代人组成了历史。历史呈绵延状态，今天含有昨天，也含有明天。一代一代的，就以这样的状态，繁衍了下去。社会也随之一步一步地走向文明。他们之间的界限，其实是模糊的，是牛奶刚倒进咖啡杯时的那种模糊，各是自己，但边缘正在融合。也许，那样一种状态，是世界上最美妙的状态。

这里所选择的两代人，全都在书香人家。这样的家庭在中国只是少数。在这些家庭里，有一种特殊的文化

氛围与一种特殊的生活情调。在这里，两代人的相处，是讲究格调与韵味的。如此家庭，对话是较容易发生的，尽管各自都有内心的独语。在这里，语言交流几乎成为必须，也成为自然。语言的快感，是双方都需要的。在不知不觉中，他们已经掌握了一种美好的、双方都乐于接受的交流方式。他们用的是另样的语言，使用这些语言时，是用的另样的心情，这种心情出于另样的心境。他们喜欢文字——父母不必说，因为他们是作家，本来就是伺候文字的，儿女似乎也喜欢文字——用文字去组织一个世界，用文字去外化内心的一切。

对于绝大多数家庭而言，这样的家庭是陌生的——而陌生就会有一种魅力。

编者还可以组织非作家家庭的两代人对话，那种朴质的、具有张力的甚至粗粝的对话，那种要么热得如火要么冷得如冰的相处，那种千年不语只在内心涌动的父子情感，那种原生的没有被文化浸染与雅化的生存景观，也许自有另外一番价值与味道。

2000年12月17日于北京大学燕北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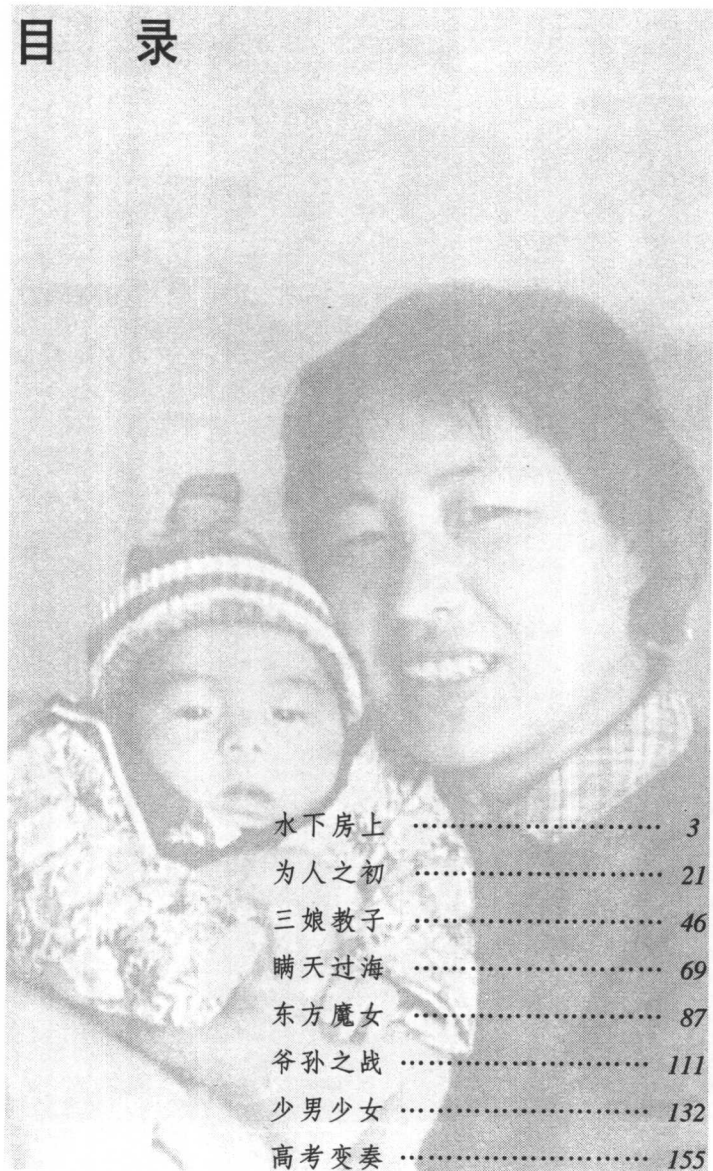
许多时候，双方都发现，他们只是在独语，谁都没有能够做到尽可能地聆听对方言语的表层意思以及深层含义，悉心揣摩对方的真正心思，而只顾各说各的，看似对话，其实还是没有对象的独语……

独语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总会有一次让双方感到温馨、欣慰甚至激动的对话。

看了这两代人丛书的一些文字，我更多地感受到的是一种让人感动的两代之情——淡淡的，却是深深的；伤感的，却是让人欣慰的与日月同在的一份亲情。

——曹文轩

目 录



水下房上	3
为人之初	21
三娘教子	46
瞒天过海	69
东方魔女	87
爷孙之战	111
少男少女	132
高考变奏	155

琢玉记

叶广芩



水下房上



这本小书说的是“琢玉”的事情，这个琢玉并非指工艺品玉件的雕琢过程，是指怎么“修理”我的女儿顾大玉，因为大玉也是玉。我知道，“修理”这个词用得不要，但我一时实在找不出可以替代的其它词汇，毕竟作家也有词穷的时候。谈家事，往往舌头发短，容易偏颇，容易感情用事，容易当局者迷，希望读者能理解，能原谅。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希望能和我的读者像老朋友一样，泡一壶茶，细细地品着，聊着，说着让彼此愉快又伤心的家长里短，说着家庭中的种种喜悦与困惑，必要时再抹上几把眼泪……我想从您那儿得到安慰，得到批评，得到指点和帮助。

在说琢玉之前先说说我自己。

按大排行，我家有七个儿子，七个女儿，我是女孩里的老六，是属于“垫窝”的那一类。儿时，过清明节，我

和父亲去北京东直门外的坟地上坟，父亲指着地里的一座座坟说，这是老祖，磕头。这是爷爷，磕头。这是姨太太，磕头。这是你第一个母亲，磕头。这是你第二个母亲，磕头……后来父亲指着三个土坟说，这是你的大哥和两个姐姐，不用磕了，给他们添锹土吧。我就走过去给我那些从没见过面的哥哥姐姐们添土，他们都是父亲的亲生子女，大哥叶广厚和二姐叶广芝在1936年同时死于“闹嗓子”，其实就是白喉。那时候的大哥已经二十岁，是个青年了。另一个小坟是我上边一个姐姐叶广蕙的，她比我大三岁……叶家的孩子们早早就到这里来集中了，我不知道父亲看了这些坟会有什么感触，大概是很难过吧。我问父亲，我死了以后是不是也要变个小土堆挤在他们中间？父亲说，怎么可能，你是要埋在别人家的地里的。我说我坚决不到别人的地里去，我就要和他们挤。看坟的老刘就笑，父亲说这丫头又犯浑了。后来，京畿之地的这片祖坟被夷为平地，在此之上又盖起了高楼大厦，祖先的骨殖荡然无存，那些拥在一起的哥哥姐姐也不知去了哪里，只有父亲，在香山的墓地静静地看着我们，看着我们以各种方式生活，看着我们的喜怒哀乐。

当年，父亲和他的哥哥，我们的三大爷一起生活在北京东城一座很考究很幽深的四合院里，前面院子里有树，是丁香，后面园子里也有树，是枣树。前院的丁香开紫花，清香淡雅，就像我那些美丽的姐姐们；后院的枣树每年结些莫名其妙的没有甜味的枣，也生产一些浑身长毛的面目狰狞的“洋刺子”，碰到身上痛痒难忍，这些毛病，

很像我的哥哥，像老七。

父亲在陶瓷研究所上班，研究陶瓷，三大爷在故宫当特邀顾问，也研究陶瓷，他们都是有学问，有品位的人，爱绘画，爱书法，爱京戏，爱美食，也爱我们这一堆闹哄哄的孩子。



我的母亲和两个姐姐。摄于四十年代初。

我们家的孩子多，多了便不珍贵，从不娇惯，虽是世家，对孩子养得却糙，放羊一样地养，用我母亲的话说，一个也是养，一帮也是养，大的带小的反而省事。这大概也是满族人的习惯。叶赫那拉家族长辈是崇尚武功的，讲的是勇猛精进，志愿无倦，到了我父亲这儿，家里还有刀

枪剑棍，他老人家还能舞双剑，拉硬弓。祖辈的精神自然是希望能千秋万代地传下去，不走样，不颓废，发扬光大，直至永远。满族是个在铁马金戈中发展起来的民族，自然也希望他的子弟要勇武强壮，经得起风吹雨打。所以，我们家的孩子自小都很皮实，都有着顽强的忍耐力和吃苦精神。谁有头疼脑热，多是凭自己的体力硬抗，很少请大夫。病了，特殊的照顾不过是一碗冲藕粉，病人喝下了藕粉也就知道自己的病该好了，再没有躺下去的必要。我们的母亲认为，越是贫贱，越能结实长寿，所以我们每一个孩子出生后，都穿过用老年仆人旧衣裤改制的儿衣。

我小的时候很各色，淘而拗，常常没完没了地哭，早晨起来，百无聊赖，没有事干，看什么都有点儿不顺眼，干什么呀，哭着玩吧，就哭。有时一哭几个钟头，把家里哭得天翻地覆，全家人纷纷出走，四处逃窜，采取惹不起躲得起的态度。望着空荡荡的，寂静无比的院落，我在机械号啕的同时，往往怎么也想不起哭泣的初衷，这的确是件很糟糕的事情，因为这样就存在着一个下不来台的问题。

鉴于我常耍这套怪把戏，我就被逼着吃一种叫做“至宝锭”的丸药，主持吃药的是我的母亲，她老说我的内火大，不泄火就要生事，就要出毛病。这药苦而凉，不给别人吃，只给我吃，为此她天天早晨要像抓小鸡子一样地抓到我，给我吃药。对她来说，这是她每天一项很重要的工作，我老盼着她能忘，但是她一天也没忘过。她将药丸在小盂里捻碎，用水泡了，然后用两条腿夹住我，捏着我的鼻子往下灌，那黑色的液体往往要在我的喉咙口呜噜呜